



春秋經傳韻求卷八上

出居出奔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復の納

服部文庫
117
202
11



117  
202  
11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八



常熟孫從添石芝

長洲過臨汾東岡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出居 出奔 去次 至居 在如 歸復 入納

書法

王子奔名取之昭二十三年經林註不書賤也襄三十年左傳杜註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

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并註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註以者不以者也襄二十一年穀梁傳來奔

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襄二十一年穀梁傳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

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襄二十一年穀梁傳言及不以私邑累也次公邑也不

入其利兩譏之也昭五年胡傳春秋書三叛人名昭三十一年左傳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昭二十六年經杜註

春秋經傳類求

出居 出奔 去次 至居 在如 歸復 入納

序下則從之者而已昭二十六年經林註遠矣非也奔直奔也遠責諸侯不誅而使之奔讐諸侯緩追逸賊任其奔而無所忌憚

也昭二十六年經林註不言出奔難之也明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書奔以朝出也桓五年經杜註書

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諸侯而稱公桓五年經杜註其有

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桓六年經杜註

氏書還奔善其能以禮退宣十八年經註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魯之宣十八年經註魯竟不言

出宣十八年經註奔猶逐也穀梁傳註遂經事也宣十八年經註書曰遂奔者罪君臣死君而忘父

逐之亟也宣十八年經註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宣十八年經註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言其

自絕於周宣十八年經註出失天下也宣十八年經註居者居其所也宣十八年經註特書曰出者言

其自取之也宣十八年經註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宣十八年經註出而曰居者魯天之下莫非王

土宣十八年經註春秋善復正宣十八年經註天子曰伯見以諸侯之禮逆之也從而書之徒見其

悖禮焉者爾宣十八年經註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何以不名兄

弟辭也宣十八年經註實放書奔所以示罪宣十八年經註嘗者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宣十八年經註

奔未有言自者其言自畔也不言畔諱也昭二十年公羊傳書公孫以善昭二十年公羊傳奔未

有言自者其言自得放也昭二十年公羊傳書名惡之昭二十年公羊傳未見公而出之故來不書昭二十年公羊傳

註不稱爵者賤之以名赴桓十一年經杜註名者緣君亮有隆既美名義也桓十一年公羊傳其名失

國也桓十一年經杜註出奔而名不能若也春秋欲人自強於為善也桓十一年公羊傳以國氏正也桓十一年公羊傳

胡氏無大夫何以書賢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雖以國氏不書賢為居正者之戒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書曰

氏非其難也典策之法去者皆當書以名今特且告以族不以名明春秋有因而用之

并杜註其稱氏譏世卿宣十年公羊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宣十年公羊傳舉氏辨之早也宣十年公羊傳

氏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成十二年公羊傳其曰出上下皆失之矣成十二年公羊傳書曰出者見周

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成十二年公羊傳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

之賊襄十四年經杜註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襄十四年公羊傳書曰出奔罪之也昭三年左傳稱天

王著有天子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踰年而出故曰始王昭二十三年公羊傳曰天

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書名罪之也定十年經杜註暨與也定十年經杜註稱弟示首惡也定十年經杜註

年經 弟云者罪公無親親之恩定十年 胡氏暨云者罪帥其大夫出奔定十年 胡氏暨者不得已

之詞又以見見脅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定十年 胡氏書薨夫人孫盜殺公子公孫出

奔則與聞乎弑殺夫哀四年 經林註其曰出絕之也閔二年 穀梁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二年 胡氏內諱

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莊元年 經註不稱氏絕不為親絕不使之為親 莊元年左傳并註不稱氏貶不與念

母也莊元年 公羊傳始以人道錄之又以人道絕之莊元年 穀梁傳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與夫人也 莊元年穀梁傳

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莊元年 胡氏書夫人孫有如去而弗返深

絕之也恩輕而義重矣莊元年 胡氏外淫故孫稱氏閔二年 經註夫人稱孫聞乎故也閔二年 胡氏書

公薨夫人孫則夫與聞乎弑矣哀四年 經林註公行書次以之大國不可不詳其所如昭二 年經

次止也昭二十五 年穀梁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昭二十五 年胡氏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昭 二 年經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存一國之防也存天下之防也昭二十六 年胡氏居者公

在外也昭二十六 年穀梁傳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昭三十年 經社註內外棄之非復過讓所當掩

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昭三十年 經社註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昭三十年 穀梁傳每歲首月不書公者

在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昭三十 年胡氏非其所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而罪

臣子譏諸侯之意其如諱昭三十 年穀梁傳奔曰如諱昭三十 年穀梁傳宜書出奔其曰如見出入自如無

敢討之者莊三十二 年胡氏來歸嘉之也閔元年 左傳賢而字之閔元年 經社註許納故曰歸閔元年 經社註言來

歸喜之也閔元年 公羊傳稱子賢也貴之也閔元年 公羊傳自外至者為歸閔元年 胡氏不稱公子見自

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閔元年 胡氏言自別從國去昭二十二 年經註自者專制也

昭二十二 年穀梁傳其曰自者譏縱釋有罪不能致討昭二十二 年胡氏命卿故書昭二十七 年經社註以近書二

不能自定莊二十四 年經註未會諸侯故不稱爵昭元年 經社註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

則是與聞乎故也昭元年 胡氏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昭元年 胡氏稱弟罪昭元年 經社註不能容

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昭元年 公羊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昭元年 穀梁傳居言失京師

也入言始得京師也昭二十二 年經社註未踰年稱王成之為王以為宜立也昭二十二 年經社註書名未

即位昭二十二 年經社註其稱王當國也昭二十二 年公羊傳稱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昭二十二 年胡氏出

奔與歸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成十五年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身本無位本國

後故書復其位曰復歸謂身本有位本國迎而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

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成十

胡氏不曰納不與納也成十八年稱弟明無罪也襄二十二年其日正正其有也襄二十三年歸

易辭也定十三年言歸以地正國也定十三年書歸罪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定十三年兩

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定十四年不言復入獨還無兵襄三十一年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襄

十年奔而又奔之惡之而貶之也昭二十一年直書而義自見昭六年納者內不受也昭

二年穀不名不以挈也昭十二年特書出奔以罪昭十五年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桓十

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桓十五年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桓

五年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桓十五年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

歸而稱復則不可桓十五年以自奔為文罪之也桓十五年何以名絕桓十六年為國人

所遂故以自出為文昭二十一年何以名挈挈擊也言歸順順其計也桓十一年不稱公

子絕之也桓十一年既入則其國已復矣桓十五年自者何有力焉者也僖二十八年自有奉

焉爾僖二十八年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中國猶國中也大夫稱復絕之也

年胡氏書曰復歸國納之也襄二十六年復歸乃書其名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襄二

年胡氏大夫者不反之辭莊四年不見迫逐故不言奔莊四年大夫者何戒也莊四年大

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莊四年不言滅而曰大夫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曰大夫

止在已莊四年大夫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莊四年與其不爭而

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莊四年君弒而言歸以弒之時無惡也昭十三年歸而

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昭十三年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莊十年滅而書奔責不死位

也莊十年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莊十年既已屈服而後奔獨書名所以

絕之也莊十年以國民當國也莊九年入篡辭也莊九年曰入惡之也莊九年以國民

與討有罪也昭元年書入者難詞也昭元年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襄二十五年入特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 出奔 大夫 次 至 居 在 如 歸 復 入 納 曰

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襄二十五年其義猶未絕故止書其爵而不名襄二十五年入者內弗

受也哀六年篡國故不言公子哀六年不稱公子誅不子也哀六年前言弑後言入

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入後言弑與弑之辭也昭元年及郊所以書出昭十二年不言

出在外奔文七年何以不言出遂在外生事成於竟外也文七年書官而不名貴之

文八年左官舉以官名無大夫文八年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文八年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文八年以官舉者見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文八年書入幸之也昭

十六年稱天王著有天子也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言入何不嫌也者纂

辭上有天王之文下雖言入不嫌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昭二十三年不曰入于京師

者京師眾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昭二十六年何以不稱使奔也隱元年曷為不言奔王

者無外隱元年納書有禮也宣十一年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宣十一年大夫奔例書名

氏貴之故書字文十四年道義不外公昭二十六年以歸言之貴其以地反也許悔過也定

三年穀自者專也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昭二十年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文八年

不書出遂在外諱使若從外來也文八年公謹而日之文八年日歸見知弑也襄二十

俾著意以表強辭稱弟以見無罪定十一年春秋以復讎為重閔二年直書而義自見

昭六年特書出奔以著與賊為黨之罪莊十二年出奔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

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莊二十一年雖世子其出奔不稱子復歸不稱伯以其實不能君

也莊二十一年書夫人孫不稱氏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莊二十二年奔不書名者未

絕其位也僖二十八年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出奔則書孫成十六年既當其稱名明

嗣君也昭二十二年臣有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昭二十二年再書以以著上下并逆昭

十二年出奔者其罪輕僖十二年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僖七年世

臣雖出奔猶繫襄二十三年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僖二十八年復厭詞也桓十五年諸

侯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僖二十八年出奔書名以王命絕之也莊五年

事類

經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

襄王

出居于鄭

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奔不顧天下之重因其

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左傳初甘昭公

王子帶也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

惠后先死昭公奔齊

在二十二年王復之

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

夫曰我實使狄

我實使狄師伐鄭及其女為后

狄其怨我

狄師攻王王御士

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將禦之王曰先后

侯圖之

蓋不欲親誅叔帶

王遂出及坎欲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王出適鄭處于汜

鄭南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年經林註復正莫善於自冠復者也

襄王嘗書出已而書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

出何不能乎母也

不能事母故絕之

穀梁曰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

天下莫敢有也

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

胡氏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

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恐小忿睚

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

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

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

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

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

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昭二十六年胡氏曰

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

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註辟子朝難出居皇猛書名未即位林註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

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難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杜註晉助猛故得遷王都林註居于皇

冬十月王子

猛卒

杜註白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

杜註辟子朝也林註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

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杜註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召伯當

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

王入乃告諸侯林註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尹氏獨欲立子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王田北山洛北乙

丑崩於榮錡氏榮錡 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奩獻公之庶子。奩事單子故。 五月庚辰見

王王猛 十五年大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百官 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靈王景王 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 之甲以逐劉子逐伯 壬戌劉子奔揚周 單子

悼王子猛 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 夜取王以如莊宮不欲使單子得 癸亥單子出

失王故子朝 劉子如劉歸其 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 羣王子追之羣王子黨子朝 單子

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 子朝奔京其黨 丙寅伐之單子 京人奔山劉

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甘鞏二公 亦敗焉皆為

所敗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

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猛 守于王城距子 八月辛酉司徒醜悼王 以王師敗

績于前城子朝所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 及

焦瑕温原晉四 之師以納王子王城丁巳在十月 庚申單子劉奩以王師敗績于郊

為子朝之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地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

悼王王猛母 即位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三子晉 濟師渡伊 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 二十二年六月壬午王子

朝入于尹自京入尹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近東

故致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

秋七月戊申鄆羅周大 納諸莊宮尹辛尹氏 敗劉師于唐周地 丙辰又敗諸鄆

甲子尹辛取西闡周 丙寅攻剽敬王 崩潰於是敬王居狄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戊午

王子朝入于鄆言子朝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敗瑕及杏瑕杏敬 皆潰二十六年四

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劉奩 敗王城子朝 之師于尸氏偃師 戊辰王城人

劉人戰于施谷周 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帥敗懼 庚午次于渠周 王城人

焚劉燒劉 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 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



次于滑皆周地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 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冬十月

丙申王起也發 師于滑辛丑在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知躒趙鞅 克鞏召伯

盈遂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尹召

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 南宮嘉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伯

新還故盟 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皆周地 癸酉王入于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 十二月

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 公羊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未

身當稱子時欲當王者生故稱王猛見當國也 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

西周不言西周者其言入何篡辭也 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故此謂入為篡辭矣 二十三年天王居于

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 二

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王猛自號王城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

若入者篡辭上有天王之文下雖言入不嫌為篡入皆起其難也 殺梁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

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 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

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 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

也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也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周有人無出也始即位

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功故可言入若即位則王若無外不言出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也奔直

奔也奔暴君之賊其責遠矣謂不但言尹氏二人蓋遠責諸侯附楚不誅子朝而使

也也楚子朝之 胡氏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居于皇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尊不以乎卑貴

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盭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

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曷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

位之稱也以王猛入于三城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

嗣若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

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

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

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繇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

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愚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死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堅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之族之偪也且與伯與周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簡王簡王使劉子復之盟鄆周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既

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周公奔晉前年經書在今年從

告凡自周無出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自出故也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謂僖二十四年謂今周一見之也上下皆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上雖有不君之失下孰敢有之臣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上下皆失之矣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胡氏曰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左傳曰及靈王崩二十八年靈王崩景王立僖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佞夫弗知成子僖括圍為周遂成愆為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周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五子周殺佞夫括瑕瑕皆僖括之黨奔晉括不書賤也昭二十三年經林註王子

奔名  
子瑕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公行

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大國不可不詳其所如禮也莊三年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謀紀國之難此書次之始二十

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自鄆公至自

齊居于鄆冬公如齊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晉竟內邑二十

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如晉次于乾侯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復不見受往乾侯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十有二月己未十五公薨于乾侯昭二十五年左傳公若怨平子昭昭伯亦怨平

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皆公

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曰非小人謂僚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以季氏為可逐勸昭公逐季氏告子家懿伯莊公之

孫懿伯曰不可為也且政在焉在季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叔孫昭子如闕魯邑

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罪之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遽使以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弗許請囚于費弗許

以五乘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言必殺公使郈孫逐孟懿

子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驂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水積九孟

先是箭箒其而踞言無戰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孟懿子亦疑所

孟氏見叔孫氏之旌旌以告侯望之人孟氏執郈昭伯昭伯時往迎孟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謂公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偽若助昭公以伐季氏

本君止君自可意如季平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

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將唁弔夫國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

善物也謂先往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公喜子家

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為齊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將棄公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罪之有無處者有罪從公無通外

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罪之有無處者有罪從公無通外

內外言不入內言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子家名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謂從亡者同心言不能與之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或欲通內外或

通外內之言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二三子好也而惡定惡歸焉可同也

彼此解說安可同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速歸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不

其好惡外內果欲何為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言叔

必守公而後為忠能使我得改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是我已死而得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以平子

心以事君意與昭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眾

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魯大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

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左師展將以公乘騎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二月庚

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以幣

錦一兩二匹二丈為一端二縛卷一如填克耳急卷使適齊師謂子猶梁邱之

端為一兩所謂匹也如克耳易懷藏

人高齋子猶能貨子猶言若能為我為高氏後當為請使得粟五千庾十六斗

庚凡八千斛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齊大帥師從公使從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季

公至自齊處于鄆前年齊取言在外也在外邑秋會于危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宋衛二國與昭公相固請之范獻子即士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與非宮

貞子衛北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示不徒還以恐二子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孟懿子陽虎李氏伐鄆欲奪鄆

人將戰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近鄆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子仲魯公子慈也十二

而奔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年謀逐季氏不能

齊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行飲酒禮而欲使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齊侯卑公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逆著乾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

夫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

微明也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

鄆人潰叛齊晉卑公之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定將以師納公晉人召季孫獻子范獻子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如乾侯子家子曰

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一時慙耻不能少忍與之歸國則身死于外將為終身之慙耻公曰諾眾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言使晉君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

命討於意如意如不逐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

也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謂季孫也已昭公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言若見季孫已當受湯明

如河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之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惡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矣

而不知何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若怒未忘言魯君忿怒尚未倦怠子姑歸祭且

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勸公棄其從者單車入于季孫之軍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君難拒絕之與君歸

欲從之眾從者魯公恐公獨歸不得復入故脅制昭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下得復自任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

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謂子家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十二月己未公薨

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覺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

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

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公羊昭

二十五年昭公將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

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且

夫牛馬維繫繫牛繫馬口維口維妻妻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季氏專賞罰得民眾

之心已久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恐民必不從君命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穀梁昭二十

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

于鄭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齊侯唁公于野井可以言至自齊也見齊侯為重故居于鄭者公在外也若但言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鄭則公得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存錄之是崇君之道也公至自會居于鄭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鄭公在外也二十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外也二十九年鄭潰上下不相得也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三十年公在乾侯中國猶國中謂魯也不存公存公故也昭以二十五年出奔魯地不存公至此寄在乾侯為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於晉界不復望還遂卒于外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也三十一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也言已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耳昭二十五年胡氏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民賦入於其家半矣軍政在其手專矣魯之羣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之而馴致不忍一朝之愆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齊侯唁公于野井以

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人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鄭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鄭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鄭者存一國之防也二十九年鄭潰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鄭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陷穿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思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三十年公在乾侯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鄭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

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  
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  
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  
信矣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  
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  
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  
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意如專執國命其臣皆季氏之孛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  
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  
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  
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成十六年胡氏曰聖人假魯史  
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出奔則書孫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左傳桓十八年春公會齊

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譏

公譏之

夏四月丙子享公

燕之使公子彭生乘

上車公薨于車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

姜氏絕不為親

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後奔齊故禮也

公羊曰孫者何

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

夫人因在齊矣其言孫於齊何

念母也正月以存君

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念母以首事

夫人當為首而營其祭事也時莊公陳祭

夫人

何以不稱姜氏

薨為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

夫人諱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

子齊侯之子也

公曰三句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

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

齊侯之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

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

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

則曷為於其念母焉

不與念母也

念母則忘殺

梁曰孫之為言猶孫也

孫謂孫適而去也諱奔也

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

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

不言氏姓

貶之也

以妻殺夫罪同至逆不可不與故人之於

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

又人道絕之所以進退見法也

人之於

天也以道受命

天之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故曰人

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之法當受君父

教令故曰於人

不若順也

於道者天絕之也

謂文姜殺夫是不順於道故天當絕之

不若於言者人絕之

也謂臣子不順君父之命則君父當絕之

臣子大受命

言義得敗夫人也謂君父既絕夫人臣子受君父之命故不得不取也

桓十八年

胡氏曰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莊元年胡氏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殺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莊二十二年胡氏曰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攷

之則讓小君典禮焉謹之於始而後可也○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薨

故孫稱左傳閔公哀姜

莊公之婦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叔姜齊女故齊人欲立其所出

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

邾

哀姜懼討故出奔邾內奔曰孫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蓋齊惡哀姜之淫亂而為魯討也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僖公閔公庶兄哀四年經林人慶父與與乎弑矣

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

書又再書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

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

順之而不誅百姓安之而無憤激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

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

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憎乎春秋以復讎為重

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文十六年胡氏曰書孫于



邾出奔莒公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敢懼而 閔元年季

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 二年公子慶

父出奔莒侯許納故曰歸 是為季氏奔陳如邾不書賢季子故全之也 左傳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

慶父莊公庶元材蓋欲進其 問於季友弟 對曰臣以死奉般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

般即位即喪也 次居也 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 使圉人犛賦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

出奔不書國立閔公 莊公庶子於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桓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 齊侯許之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 季

子來歸嘉之也二月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魯大 賊殺 公于武闈宮中小門 成季

以僖公閔公庶兄 適邾共仲奔莒慶父殺般又殺閔公 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

莒人歸之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從同之叔 僖元年左傳春不稱即

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

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

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閔公諱 為親者

諱為季子親親而 為賢者諱以季子有過牙不殺 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夫子修

春秋今言以春秋為春秋受之故諱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

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謂其弑 深則隱痛之也諱莫如深謂為國諱莫如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謂閔公不書即位見 閔元年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夫

例稱名氏 其曰來歸喜之也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慶父 外之也魯絕之故 其不目謂

言公子慶父 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累桓者齊桓容赦有罪故 二年公子慶

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胡氏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子般之

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年即位

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莊二 法不當書國而

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

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公羊閔元年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

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

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閔公諱 為親者

諱為季子親親而 為賢者諱以季子有過牙不殺 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夫子修

春秋今言以春秋為春秋受之故諱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

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謂其弑 深則隱痛之也諱莫如深謂為國諱莫如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謂閔公不書即位見 閔元年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夫

例稱名氏 其曰來歸喜之也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慶父 外之也魯絕之故 其不目謂

言公子慶父 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累桓者齊桓容赦有罪故 二年公子慶

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胡氏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子般之

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年即位

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莊二 法不當書國而

此邑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閔元年季子來歸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公子出奔譏失賊也世儒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目廣云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勿遲速之數者也

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永鑒也文十八年傳曰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文八年公孫敖穆伯之子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穀其婦聲已生惠叔

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莒人辭以戴已雖死其婦聲已尚在當繼室則為襄仲東門襄仲即公孫敖從父昆弟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諫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秋襄王崩不至以幣弔周莒莒從已氏莒從前年還女馬莒之女十四年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使穆伯復國而無朝於君聽命不得使與復而不出穆伯急于復國故聽襄仲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入終寢于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事復而不出穆伯急于復國故聽襄仲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入終寢于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出居出葬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疾疾而請請立後曰穀之子孟獻子弱年尚少請立難弟也許之文伯卒立惠

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文八年公羊曰何以不

言出遂在外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也穀梁曰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胡氏曰其書

不至而復者言教無入使于周之意唯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狗氣肆行淫欲而不

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

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室欲之方也○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夫

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畧之筮魯竟也故不言出左傳公孫歸父襄仲以襄仲

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

人去之欲藉晉之力以去三桓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

楚通於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

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還及筮壇帷除地為壇而張帷復命於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

髮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至

也公羊曰歸父還自晉至權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

權聞君薨家遣家為魯所逐遣以先人弒君故也彈掃地曰彈今齊俗名之云爾唯將袒踊故設帷重形哭君成踊成三日五哭踊

禮反命乎介因介反命也禮卿士聘以大夫為上介以上為衆介自是走之齊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

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成公與歸父之子共守宣公之殯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矣奔猶逐也

至權遂奔齊遂繼事也胡氏曰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

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

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

疾也痛愈哉又曰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

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遠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

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

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筮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君薨家遺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

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左傳宣伯即僑如叔孫得臣子得臣叔牙之孫

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文獻子而取其室將行成公將去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待於壞墮魯邑申宮申重公宮傲備傲戒守備設守設置留守

而後行是以後後於晉楚戰期戰于郭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設守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

使告卻鞮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勝負待勝者從之卻鞮取貨于宣伯而訴猶諂公也

于晉侯屬公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宣伯使告卻鞮曰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父季文子而殺之我斃我孟獻子也時留守而事晉蔑有貳矣無有貳心九月晉

人執季文子于茗邱用僑如之諂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公孫嬰齊叔聲子叔盼宣公弟請季孫于

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知之

情注子必聞之矣若棄蔑與行父是火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亡必亡

屬於他國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讐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信讒受僑如之諂而棄忠良執季孫之賢若諸侯何必為諸侯之所議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請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召叔孫豹僑如弟于齊近此十月

討僑如豹乃辟齊靈公母宋女而立之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僑如自在魯淫于穆姜得罪不可在齊再以淫于聲孟子得罪奔衛亦間于卿傳言僑如之佞○襄二十三年

冬十月乙亥滅孫統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左傳孟孫仲孫速孟莊子也惡臧孫

不相善季孫季武子愛之已邠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哀甚則涕多出其御曰孟孫之惡

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藥石之療疾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誓臧氏臧武仲廢鉏立

季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公彌公鉏悼子統也公鉏廢秩立孟氏之御謂公鉏謂公鉏曰孟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孟莊子之廢子孝伯也季孫

出若出奔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納

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冬十月孟氏將辟臧藉除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正助

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統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關以出奔邾 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統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王功曰勳敢不辟

邑敢不辟防邑而去據邑乃立臧為臧統魯從其請乃立臧為臧氏後臧統致防而奔齊臧統得立後乃致其

邑而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二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循理為順而施不怒為怒也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而施事不怒也

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順事恕施也穀梁曰其日正正其有罪臧孫統之出也遺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言必不見容○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左傳季平子

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子季孫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季氏家財於

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昭伯叔仲帶

告之故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之卒也叔孫昭子叔孫姑以再命為

卿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非禮也平子曰然

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故姑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

與季氏訟訟曲直于朝書辭無煩備季孫思而歸罪于叔仲子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

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手夏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

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副而先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還不復命

奔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季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

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公羊公子整出奔齊昭二十五年

胡氏曰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慙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

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

桓十一年突厲公歸于鄭為宋所納故曰歸鄭忽昭公也莊公既薨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出奔衛此書奔衛始忽繫鄭

而突不繫鄭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蔡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以突為篡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

罪之忽之由○世子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後稱世子者明突之篡也秋九月鄭伯突

入于櫟鄭別都也 未得國 直書入無義例也桓十一年左傳蔡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

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十五年左傳蔡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

之妻蔡告蔡仲殺雍糾夏厲公出奔蔡厲公長蔡仲嘗 已故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子忽厲公既出奔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 大夫 而逐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

而立公子疊昭公 弟 十八年秋齊侯 師于首止 衛地陳師首止 子疊會之 不知齊將

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疊而輟車裂 口輟 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先出在陳 逆于陳而立

弟于儀也莊十四年傳取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羊桓十一年突歸于鄭突

何以名挈乎蔡仲也欲明蔡仲提挈 而納故不繫國 其言歸何順蔡仲也 順其 計策 鄭忽出奔衛忽何以

名森秋伯子男一也春秋改周之文從殺之質合作 辭無所貶 忽稱子則與諸侯 伯從子辭同於成君

無所貶 於此名著其奪正 不以失象錄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皆於還入 乃於之者

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 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 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

曷為不言入于鄭末淺也 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 死也 矣 祭仲 鄭國易得故明 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

國也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忽微 弱甚

僅若匹大之出 耳故不復錄穀梁桓十一年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言 廢

立權在祭仲也鄭忽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謂去世子 而但稱忽 失國也十五年鄭

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禮諸侯不生名 今名突以譏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胡氏桓十一年

突歸于鄭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繫之鄭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

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

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

出居出奔夫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歸易辭也鄭忽出奔衛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  
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韓令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  
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瞽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  
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臣之援  
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仲見魯忽出奔咸其自  
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又曰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  
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  
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十五年鄭伯突  
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  
逐其惡甚矣瞽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  
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爾本正而天下  
之事理矣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

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  
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厥詞也鄭伯突入于櫟經於厲  
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  
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  
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  
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  
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又曰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  
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  
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  
公子莊二十一年胡氏曰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  
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

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莊二十四年胡氏曰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  
 使鄭忽明而能斷雖有宋衆突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剛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  
 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襄二十五年胡氏曰鄭伯突入于櫟名者  
 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者王  
 法以絕之昭二十二年胡氏曰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家  
 也則以居正為大故鄭突歸而不氏以國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昭三十二年  
 胡氏曰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  
 所以雖失而復得也○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地而夜飲酒擊鐘焉為長夜之飲奏樂於地室之中朝至未已至天明伯  
 來朝者已至而朝者曰公家臣故謂伯有為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分而  
 罷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前年既和今又欲強使子皙奉使于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  
 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也醒而後知之及伯有酒醒而後知家殿身出遂奔許大夫聚謀

子皮曰仲虺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滅亡者推而歸  
之國之利也罕子皮曰仲虺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滅亡者推而歸  
重之國之利也罕子皮曰仲虺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滅亡者推而歸  
七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子皮  
 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祖盟國人于師之梁鄭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  
 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鄭城之瀆入駟帶子西之子子率國人以伐之伯  
 有死於羊肆市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於介副八月甲子奔晉駟帶  
 追之及酸棗陳留與子上駟帶盟已已復歸游吉羽頡出奔晉為任晉大夫雞澤之  
 會年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囚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穀梁曰鄭良霄出奔許  
 不言大夫惡之也胡氏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不  
 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  
自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出居出奔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八年左傳初襄公見諸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曰君使民慢言襄公之使民有慢易之心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出奔莒亂作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其君諸兒管夷吾召忽皆子奉公

子糾小白庶兄來奔來不書皆非卿也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先入公羊曰公伐齊

納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

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于魯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民當國

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曰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

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

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胡氏

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

前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

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

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逆故書入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則乞為陽生弑也哀五年左傳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不冠而死諸子庶公鬻如妾景公之子茶

安孺子孺嬖公疾使國惠子國高昭子高立茶齊東宣羣公子於萊邾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鉅景公陽生來奔在萊者六年陳僖子即齊使

乃公子陽生陽生遠行遠夜至於齊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景公以

安孺子如賴齊使毛朱毛齊遷孺子於駘齊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恐駘人不從故毛

穀梁曰陽生正茶不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受命於景公而立也可

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民謂去何也取國於茶也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也胡氏曰陽生曷為

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

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

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

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故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昭元年經林註

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昭二十二年胡氏曰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

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陽生入而得繫

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其為來世法戒明矣○宣十

年齊崔氏出奔衛齊畧見舉旗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二家齊正

卿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

示無罪且告以族不以名明春秋有因而用之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奔放告於諸侯曰某氏

姓之守臣某名失守宗廟大夫出奔故言失守其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謂聘則告往來則告

不然則否思好不接故亦不告成十七年齊侯靈公頃公之子使崔杼為大夫宣十年公羊曰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為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曰氏者舉族

而出之之辭也胡氏曰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

辭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

辭蓋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成十

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景公母宋女與婦人蒙衣亦為婦

婦人乘輦而入于闕巷鮑牽鮑叔牙之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告之

為慶克父不出慙卧於家大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譴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

鄭高無咎鮑牽鄭人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脩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

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

邑高氏叛○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左傳齊慶

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慶封政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使諸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二十

年年得賊者以告而反之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反其身使以功贖已罪故反盧蒲癸莊公黨以告賊得反癸臣子

之即慶舍盧蒲癸臣事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

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親近而先後之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臨祭盧蒲癸王何執寢戈執親兵以從慶舍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有猶援廟棟動於甍屋棟 慶舍雖傷重猶能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俎壺皆祭器 言其多力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

宮陳鮑在 公所故弗克反陳于獄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 形也

莊叔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竭民力而為 車人必困瘁宜其亡也竭人以奉已 宜其滅也既而齊人來

讓讓魯受 慶封奔吳吳勾餘吳子夷 未也子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盡也 年殺慶封傳○襄二十九年齊高止高厚 之子出奔北燕左傳秋

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薑子尾竈子雅 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實故書奔 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白為功好掠人之善 以為已功且專專權 故難及之為高

氏之難故高豎高止 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

致邑還邑 於君齊人立敬仲高 侯之曾孫鄰良猶賢 也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

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猶之也 晉人善其致邑穀梁曰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姑姓在鄭術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此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者酒好內以取 敗亡故書名左傳

齊惠樂高氏樂高二族 皆出惠公皆者酒信內多怨說婦人言 故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 鮑 夏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樂施子 雅之子也子良即高彊子 尾之子也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

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 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鮑 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 子良則皆將

飲酒桓子曰彼傳言 者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高彊欲先得 公以自輔助陳鮑馬往陳鮑失公其將 安往言必敗也遂伐虎門欲入公 不聽故

伐公門寢門 寢門晏平仲端委朝服立于虎門之外四族樂高 陳鮑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

鮑乎言無善 義可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 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鉞公旗 名率吉請斷三尺焉不敢與 君同而用之五月

庚辰戰于稷祀后稷 之處樂高敗又敗諸莊六軌 之道國人追之助公追樂 高之師又敗諸鹿門齊城 門

樂施高彊高彊不 書非卿來奔定十三年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晉定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昭十年奔 曾遂適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言必三折其臂歷病痛多 者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

法 唯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昭十年公羊曰晉欒施來奔○哀六年夏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五年左傳諸子庶公嚮如景之子茶安

子安 嬖公疾使國惠子國高昭子高張立茶秋齊景公卒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張國

者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駮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從行陳乞必言諸大夫之罪惡曰彼皆偃

蹇駮將棄子之命皆曰詐作諸大夫之言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

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疑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謂諸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固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言高國二子將名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及諸大夫以甲入

于公宮昭子即高張聞之與惠子即國乘如公戰于莊六軌敗高國國人追之國夏奔

莒遂及高張晏圍晏嬰弦施來奔圍施不書非卿八月齊郚意茲高國來奔○哀十五年夏

五月齊高無不奔北燕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左傳宋萬即南宮弒閔公莊公于蒙澤朱過仇牧朱

于門批而殺之宋萬多力故以手批仇牧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羣公

于奔蕭宋公子御說莊公奔毫宋南宮牛長萬猛獲其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師伐之伐南宮牛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

于宋乘勝入宋立桓公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非兵輦駕人其母一日而

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

人飲之酒而以犀革皮去毛裹之萬多力故設計先使婦人醉之以酒乘其醉而以犀牛之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萬蹴踏犀革皆破故萬之手足皆見蓋見萬之多力宋人皆醢之并醢猛獲胡氏曰夫天下之惡一也陳

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

書萬出奔陳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司城奉身而退故書官而不名貴之左傳宋襄夫人昭公適襄王之

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春火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奔去 以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馬公子不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國之符以死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公子蕩來

奔效猶致也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卿違從大夫公賢其皆復之請宋而復之

來奔言皆復書以官貴之也公羊曰司城者何官舉以官名也曷為官舉宋三世無大夫

三世內娶也穀梁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無人君之辭也奔其司城無道之甚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胡氏曰蕩意諸以官舉者見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

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十六年宋宜矣○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

之故左傳宋高哀為蕭庸宋附庸還封人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昭而出遂來奔出而

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公羊曰宋子哀者何無聞焉

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胡氏曰宋昭公無道高哀來奔易曰幾者動之

微古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

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

國出奔亦何取之有○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

外約宋魚石公子曰夷出奔楚十八年宋魚石復入傳例曰以于彭城宋左傳成十

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共公卒于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公孫壽之孫

為司馬華喜華父督為司徒公孫師莊公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鱗朱為少

子寇向音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輕公室以為弱

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不能治其官守敢倚乃出奔晉二華

華元蕩澤華戴宋戴公也司城師莊族也宋莊公鱗朱向魚府魚石蕩澤向為人者皆桓族也

皆出華喜戴族之子孫也司城師莊族也之子孫六官鱗朱向魚府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且多大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國人與之不反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曾

元必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華元請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

師帥國人攻蕩氏喜師非桓族殺子山即蕩魚石向為人鱗朱向魚府出舍於睢

春火經傳類求出居葬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天

水五大夫畏同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五子乃反華元魚

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

邱而望之則馳魚府乃登高邱而望華元之歸果馳驅而去騁而從之五大夫亦騁而逐之欲與華氏俱歸則決睢澨水涯

閉門登陴矣華元已決壞睢水之涯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十八

年鄭伯成會楚子共伐宋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亦宋邑吳晉納宋魚石向為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獨書魚石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復其位曰復歸謂身本有位本國

曰復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

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七月宋老佐戴公五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

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悼師于台谷地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宋之谷楚師

還畏晉襄元年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在彭城者歸實諸郟仰

襄元年公羊曰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

魚石於成十五年初出之時直是與山有親恐見及是以辟而去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託鄭楚之兵以伐取君邑遂居彭城與君相拒失人臣之義故曰以入是罪是為罪也成十五年胡氏曰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十八年胡氏曰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

盈是矣○襄六年夏宋華弱華叔來奔左傳宋華弱與樂轡皆宋大夫少相狎親長相優

戲調又相謗調戲之過也子蕩樂怒以弓楛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

司武馬而楛于朝難以勝矣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言樂轡與華弱相狎相優其罪本同異罰一逐一不非刑也非用刑平專戮於朝且樂轡專輒以弓罪

孰大焉無君之罪孰大於此亦逐子蕩○襄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思而出奔實以

告左傳宋華閱華元子卒華臣華元子弱侵易臯比聞之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

人以鉞刀劍殺諸廬門宋城合左師合向之後屋宋公平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

是暴不唯侵暴大亂宋國之政使賊私殺華吳是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言華

宋之其宗室大臣不順國之耻也大臣不相從順不如蓋掩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臣亦

也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為短策馬十一月甲午

國人逐瘝狗狂狗瘝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心不自安見○昭六

年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左傳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大夫佐惡之

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掘地用牲埋書用牲埋盟書而告公曰合比

將納亡人華臣也十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

是華亥合比欲代右師欲得合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公

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戊左師曰女夫謂華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言合比與汝同宗汝忍喪而亡之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且何胡氏曰宋公

於女何有有於他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人亦不能愛於汝

寵信閹寺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萬

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

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

出皆書名惡之左傳宋元公平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

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景公與母弟辰公子地杜註辰及地皆元公弟

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又宋華

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樂喜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邠

甲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八子之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

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華亥與其妻必盪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每日必盪手先食所公與

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亥以元公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

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言公欲攻華氏將以去其憂也恐殺大子而憂患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

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之子

向者當華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

善使少司寇擢華亥以歸以三公子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

奔楚言自南里二十一年左傳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公御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華亥亟言之公曰司馬謂費遂為

吾故亡其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大司馬則如

亡則當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司馬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

元公既與費遂定厚酬之厚以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怪賜之

曰必有故使子皮小華承宜僚以劍而訊訊之以劍脅宜僚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

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

翩任翩亦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懼禦諸橫

驪陽驪陽縣華氏居廬門宋東城以南里宋城內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郛故城及桑林

名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齊大戊宋助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宋師宋師侍勝故公欲出

人濮宋尉邑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華氏壯

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翰

胡曹大曹大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諸邱宋地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膺也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樂氏矣晉樂盈還入

不成而死與樂氏同矣在襄二十三年言我舉事驅曰子無我廷恐也言汝不幸而後亡事至不幸而後使

華登如楚乞師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



也以為宗蓋言華氏為宋宗廟之蓋也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公華向公族也故稱父

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兵亂之家無過其門君若惠保敝邑無尤不袁無為高亢不叶中正之事以獎亂人以獎助叛亂之人孤之董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死守則成不可解楚

無功而疾戰疾戰則師或致敗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不如解圍聽華向出奔以為楚功使楚人得取其

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

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軀已下五子不書非卿二十一年公羊

曰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註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周曰因圍齊曰因諸者然二十一年胡氏曰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郟及蔡林門以守

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

甚之辭也二十二年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

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

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

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

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

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左

傳定九年春宋公景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擊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大

行晉東南山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向巢曾孫如晉盟且逆子梁即樂祁之尸子明樂祁之子謂桐門

右師樂大心子出右師往到子明舍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愈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

之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言樂祁之喪未歸故不廢樂既而告人曰已子明衰經而生子余何故

舍鐘言生子罪重不廢樂罪輕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定十年公羊曰宋樂世心出奔曹○定十年

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宋公之弟辰暨與仲佗石疆皆為仲佗石疆出奔陳宋公寵向黜不聽辰請辰

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疆皆為左傳宋公子地弟辰之

也兄嬖也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司馬桓

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

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謂分室以與獵也以五分家而獨卑魍獨愛四馬不與

亦有頗焉亦有所偏子為君禮禮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欺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我以國人

宋君當與誰冬母弟辰暨仲佗仲佗石彊褚師段子皆宋鄉皆宋鄉出奔陳公羊曰宋公

子池出奔陳胡氏曰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

魍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息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

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十一年穀梁

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不能制御強臣以撫其弟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

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宋辰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

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莊三年胡氏曰諸侯兄弟既

則書名宋辰之類是也 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稱宋公之弟左傳十一

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宋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九年

地以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惡宋公寵不哀十二年左傳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

五年左傳註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

巢來奔左傳宋桓魍之寵害于公桓魍特寵驕盈公使夫人景公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數請享飲欲未及魍先謀公請以鞍向魍易薄公邑欲因易邑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宗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以日中為期家備盡牲和家甲兵之

知之告皇野司馬曰余長魍也少長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

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魍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使皇

乘車往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即司馬子曰君與之言使公

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符節以發兵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

也司馬欲入桓司馬也子車亦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

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遂入

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

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

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桓魋弟也致其邑與珪守邑符信焉而適齊向魍出

于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

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

魯郭門之外阼氏魯人也葬諸邱輿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慈賢者失所

文六年晉狐射姑狐偃子出奔狄左傳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二

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趙衰子佐之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

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賈季即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也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狐氏之族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續鞠居父也十一月無丙

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射姑懼討而奔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妻子也夷之

蒐在今年春賈季戮誅也非必殺死史駢時賈季為中軍以事誅罰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猶對惠敵怨不在後嗣言有恩惠有怨讐與我敵對者若在後世子孫則為

非對非對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趙盾盡禮於賈季而送其妻子我以其寵報私怨宣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

也我反因其寵母乃不可乎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衛也之送致諸竟公羊

曰射姑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文七年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左氏曰晉襄公文公

卒靈公襄公之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趙孟趙盾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

逆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大

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皆患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偏且畏國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

難故言背先蔑而立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

會從之從刺音去也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弗聽及亡及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

用財賄於秦荀伯林父及歸士會歸在十三年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佳謀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十三年左氏曰晉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即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傳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曰請復賈季卻成子即卻缺曰賈季

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其奔秦以迎于雍之故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萬

後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壽餘請以私邑秦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壽餘請以私邑秦

伯康師于河西魏將取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

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若反背其言不

以魏臣往魏必為妻子為戮妻子留秦必被誅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無補益于秦君追悔亦不可及

行示已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

既濟魏人謀而還馬過臨別授之馬過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

劉氏士會先後劉累之借別族復累之姓公羊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昧以帥奔秦何以

不言出遂在外也先昧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遂在外者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也穀梁曰不言出在外

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潁曲沃眾還與君二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十一年左傳欒桓子欒娶於范宣子宣子生懷子也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克後祁

與其老欒氏之家臣也州賓通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懼其治州賓之罪愬諸宣

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范鞅素怨懷子故證其有此謀宣子信之遂信欒祁懷子為下卿下軍佐

宣子使城著晉邑外易遂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欒盈過於周奔楚道過周地周西鄙掠之

周西鄙之人王行靈劫掠其財物辭於行人王靈使司徒禁掠欒氏者司徒以刑教民掌進晉盜歸賊之事故使禁掠欒氏者歸

所取焉歸其所掠取之財物使候送迎賓客之官也出諸轅轅轅轅關在緜氏縣東南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

使諸侯不得受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二十二年秋欒盈自

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二十三年晉將嫁女子

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

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樂盈及其納諸腹心爪牙之士使若媵妾在其中

曲沃樂盈樂盈夜見胥午

守曲沃大夫夜見不欲使人知

而告之許諾伏之

胥午而觴曲沃人其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盈何如何以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

主謂樂盈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

又言胥午又以樂盈為言

皆曰得主何貳之有

言得樂盈何敢復有二心盈出徧拜之

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魏舒以書入絳

絳

輕兵掩晉之不備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樂王鮒

曰奉君以走固宮

宮之有臺觀守備者必無害

也公有姻喪

夫人有祀喪

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

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綬

二婦人輦以如公

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宣子逆魏舒宣子逆諸階

范氏之徒在臺後

子戎車遇樂樂

公臺樂氏乘

也登

公門鞅用劔以帥卒

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

樂氏退攝車從之

樂射之不中又注

屬矢於弦也

則乘槐木而覆

樂樂車輓槐而覆

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樂魴

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晉人克樂盈于曲沃

得雋曰克傳言克樂盈見盈之雋傑非常也

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公羊襄二十三年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

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襄二十

二年胡氏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

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救五典

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遂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

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

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二十三年胡氏曰樂氏

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

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

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

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

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

杜註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疆猶列國

林註歸易辭也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左傳晉趙鞅謂邯鄲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趙午之弟

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也荀寅子娶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秋七月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收從

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吉射士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十二月辛未

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十四年析成鮒小王桃甲二子晉大夫范

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哀三年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郭伐其比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

出范實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癸丑奔邯鄲趙稷以邯鄲叛黨於四年秋九月趙鞅

圍邯鄲范中行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晉十二月弦施逆之遂隕

臨邑趙稷臨邑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

士吉射奔齊公羊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趙鞅以井田之

側之惡人也穀梁曰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

大利也許悔過也實以驅惡而安君則胡氏曰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

之後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

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

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

警亂臣又亢不秉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

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 奔去 次至 居在 如歸 復入 納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得而脅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惠公出奔齊朔諂搆取國故不言莊六年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桓十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上淫於夷

姜宣公之庶母也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即下文右公子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宣公

子娶妻於齊公知其美遂自取之即新臺之詩蓋以急子託公子職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即下文左

蓋以壽託左公子洩夷姜淫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

使者以先乘急子之醉而竊盜殺之盜見壽子載旌以急子至又殺之即二子乘舟

公二子爭相其使旌以先行二公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十二年宣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

職立公子黔牟以殺其所託公子之故怨惠公奔齊十七年春盟于黃公會齊侯紀

且謀衛故也衛逐其君故為莊五年冬伐衛公會齊人宋人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

救衛而衛侯入諸侯抗王師而納惠公也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衛大夫于秦宥之以殺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行

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而不能使衛小

衆時天子使衛發越猶走在岱岱宗泰山陰山北齊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屬託負

茲天子有疾稱不舍止不即罪爾託有疾止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六年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

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國穀梁

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其

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通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

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不通天王之命者不與

莊六年胡氏曰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距王官之微者以復

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

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責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

入以著其惡莊五年胡氏曰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僖二十

八年衛侯出奔楚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復其位于衛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

逆為衛元咺衛大夫出奔晉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

從國通例者明衛侯無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左傳僖二十八年春

晉侯文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侵曹伐衛二

月晉侯齊侯公盟于欽孟衛侯公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于晉遂出其若以衛侯出居于襄牛衛楚人拔衛不克衛侯聞楚師敗晉侯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懼出奔楚自襄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衛侯弟來以受盟

于城濮楚師敗績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從公公使殺之不廢命

疾衛侯秦夷叔即叔武以入守入衛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陳衛侯先期

之命不信武子寧子寧子先寧子欲安喻國人長祥衛大夫守門時為衛以為使也以寧

成公與之乘而入共載而公子欵大華仲二子衛前驅衛侯遂驅奄叔武將以歸去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元咺出奔

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衛侯不勝執衛侯晉歸之于京師

寘諸深室別為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三十年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

皆十穀雙玉王襄許之公本與衛同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厘恐元咺距已

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即公子儀瑕母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服卿將命將入廟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及廟門忽治厘辭卿見周欵僖二

十八年公羊曰文公遂衛侯而立叔武叔武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叔武

於晉文公令白王者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

走而出又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有力於晉也言持為叔武爭

也解文公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

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衛侯歸無惡則穀梁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



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中國猶國中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胡氏僖二十八  
年衛侯出奔楚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褻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政  
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  
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  
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  
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又曰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  
絕其位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  
何以名殺叔武也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彞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  
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  
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綴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  
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  
也而國非其國矣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  
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三十年衛  
侯鄭歸于衛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  
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枝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  
國家者恐公族之軌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芟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  
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  
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襄十四年己未夏四月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本邢地衛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二十六年甲午二月衛侯復歸復其位  
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二十六日復歸于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 出奔 次至 居在 如歸 復入 納

衛名與不名 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二十八年夏衛

石惡 寧喜之黨 出奔晉 惡之 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二子皆服

而朝 服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 晏也 不召而射鴻于囿 從公 二子從之 於囿 不釋皮冠 田獵之冠也 而與之

言 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孫文子子邑孫蒯之子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 掌樂大夫 歌

巧言 詩小雅 之卒章 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大師辭 以為師不可

曹樂 樂人 請為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并帑 妻子 於戚

乃并妻子 皆居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 蘧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猶犯也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 言逐君更立未當差否 遂行從近闕出 懼難作欲速出

竟公使子鱄子伯子皮 三子衛羣公子 與孫子盟于邱宮 近戚地疑孫子故盟之 孫子皆殺之四月已

未子展 衛獻公弟 奔齊公如鄆 地衛 使子行 草於孫子 於孫子 使往請和也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子

鮮公 弟 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 告宗廟也 定姜 公適母 曰無神 若無鬼神何告尚何

若有不可誣 欺也 也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

弔于衛厚孫 即厚成叔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守於國 有母弟

鱄 即子鱄 以出或撫其內 大叔儀 或營其外 母弟鱄 能無歸乎齊人以邾 齊所滅邾國 寄衛侯衛

人立公孫剽 穆公孫是為瑒公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聽盟會之命 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

齊唁 弔失國曰言 衛侯衛侯與之言 與臧武仲言皆暴虐之事 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 其言皆踐踏羣臣如土芥者也 亡而不變 既亡而不改變其志 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 順道 臧孫 即臧武仲 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 前牽為輓 之或推 後送為推

欲無入得乎師曠 晉樂大師子野 侍於晉侯 悼公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若困民之主 困苦其民以主其國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放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甯喜曰吾

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名

若能掩之 若能為我納君掩其惡名 則吾子也 則有光其父可以為我之子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 餓也 而已

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晉侯 平公 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晉平公愍其失國故使二

子迎之 將使衛與之夷儀 晉將使衛瑒公剽割 夷儀以與衛獻公 衛獻公入于夷儀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寧喜言 求復國也 寧喜許之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 即母弟 為復子鮮不獲命於敬

如受敬如強 已 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 苟得反 政由寧氏祭則寡人 已但欲守其 祭祀而已 寧

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言已不知獻 公因何出奔 敢不敬 聞其入 亦不敬聞獻 遂

行從近闕出 據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遽伯玉從近闕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告右宰穀 衛大夫 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 今弑則 天下誰畜 猶容也 之悼子 寧喜 曰吾受命於先人

在二 淹留憂恤 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觀知可 還否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久 恤在外

已 止 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子鮮若欲踐言於 多不過能出亡

我何為 於我果 何所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即林 在戚 在其 私邑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 二子孫文 子之子 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辛卯殺子叔 衛侯 剽 及大子角孫林父以

戚如晉 以邑 屬晉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 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

而復 其位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 諸大 夫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

言 言朝夕皆 來私存問 吾子獨不在 存問 寡人 公聞文子答寧 喜之言故忿之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 所怨在 親親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馬繫 縲紲也 以從扞牧圉 養牛曰牧 養馬曰圉 臣之

罪一也有出 謂 者有居也 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

敦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 獻公尋悔其言使止大叔文子勿 出奔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六月晉人執

寧喜 討其弑君 伐孫氏也 壯宮遺 壯宮括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 晉主獄 大夫 氏秋七月

齊侯 景 公鄭伯簡 公 為衛侯故如晉 欲共 請之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 向語 曰今為臣執

君 為林父 執衛侯 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乃釋衛侯二十七年左傳衛

寧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 衛大 夫 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二公孫 衛大夫 謀使攻寧氏

弗克皆死 無地反 臣皆死 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遂我者出 謂孫 林父 納我

者死 謂寧 喜 賞罰無章 明也 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在獻公則失政 由寧氏之信 而國無刑 在衛國則無 沮惡勸善之

刑不亦難乎 難以 治國 且鱗實使之 使寧喜 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不肯 留 及河又使止

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晉不託於木門晉不卿衛國而坐怨之公喪之如稅即總服終

身喪服總練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于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

黨故石惡出奔晉公羊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

入于衛時衛侯為剽所篡遂不能以義自復許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後侯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耻其所為故就為臣以讓君惡之

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此讓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傳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剽也主惡剽衛侯入無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也剽以

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欲起

護禍故惡剽以為戒也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

為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即

死女能固猶必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請使

公子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繫繫馬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衆戕子猶樹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

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

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

也剽雖彼視時剽雖以為盟猶曰視彼剽雖負此盟則如彼矣穀梁襄二十六年甲午衛侯復歸于衛日歸

見知弑也二十七年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

納其君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

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獻公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故出奔晉稱弟

之惡織絢絢者著屨邠邠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襄十四年胡氏曰春秋書

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獲史之文也或曰孫

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

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

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行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

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  
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二十五年胡氏曰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  
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  
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  
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  
爵而不名及寧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二十六年胡氏曰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  
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  
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  
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  
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其稱弟罪衛侯也  
莊四年胡氏曰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

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春秋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  
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昭三十二年胡  
氏曰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  
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名與  
蒯聵黨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于戚內弟受也蒯拒父也後十二  
罪之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報來  
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哀十年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歸齊納之十五年衛  
公孟彊出奔齊無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報來奔此  
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即瞞出奔宋左傳定十四年衛侯公為夫人南子宋女各宋朝  
宋公子舊通于會于洮大子蒯聵衛靈公獻孟邑名于齊過宋野就會獻之故自  
南子在宋呼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得壯盍歸吾艾老也喻宋朝大子羞之謂戲  
陽速大子曰從我而朝少君即夫人南子南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出奔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君



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以鈞越越有君宋南

轉相鈞牽越句乃遠城鉏公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衛祝以侵衛懿子知之知

踐方強故言有君為內見子之公孫彌平請遂揮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再宿

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

武叔之子會越如后庸舉如后庸宋樂茂宋司城納衛侯輒重賂越人申重開守

陴而納公開重門而嚴設守備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賸庶弟遂卒于越二十六

年左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開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

也言臣不識其所由入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在僖二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

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外不聞成之卿外而諸

聞有成公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胡氏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賸出奔宋世子國本也以

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

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賸之世

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賸于戚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

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賸復國而

書納者見蒯賸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

所以然者緣蒯賸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

國人數蒯賸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故特

繫納衛世子蒯賸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

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成七年衛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夏衛孫林父

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成七年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冬孫林父出奔晉十四

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厲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肯侯

使卻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曰不可衛侯見而復之復林○定十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出奔夫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定公

復林

○定十

父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出奔夫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定公

復林

○定十

父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趙陽孫書名者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亦黨公叔來奔

定十三年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鱣史而告之史鱣曰

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鱣曰無害子臣言能執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

戊文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我之所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戊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夫夫人靈公

南南之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十四年胡氏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

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

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

散以財發身不為貧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哀十一年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左氏曰冬衛大叔疾即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宋子仕衛其娣所娶

婦婦孀子朝出奔出孔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於犁邑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子

女不嫁或淫于外州衛邑大叔疾或疾外州人奪之軒車以獻於君耻是二者大叔疾

事為耻故出奔衛人立遺弟使室孔姑孔子之疾臣向躄為宋向納美珠焉與

之城鉏宋宋公求珠躄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即向出出在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

莊公復之聽使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

國隱太子之子平侯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穀梁曰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

王父蔡侯般東誘而殺焉父世子友東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奔既罪矣又奔曰東

惡之而貶之也○襄二十年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欲背楚

事於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胡氏曰公子履進不能正國退



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昭十五年蔡朝吳故蔡大夫出奔鄭

朝吳不遠諂人所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欲

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上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

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平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

微吳吾不及此女謂無極何故去之何事使蔡人逐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

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

而背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

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

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夜大子建殺連尹奢屏工耳目使

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

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

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

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哀四年蔡公

孫辰出奔吳杜註弑君賊之黨故書名林註書公費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

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中公孫辰出奔吳則公

孫辰與聞乎殺矣王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于州來承音楚

言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眾莫敢進文之錯

蔡大夫後至曰如牆而進使眾人並行多而殺二人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錯執弓而先翩

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即霍也

莊二十四年曹羈蓋曹世子也出奔陳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赤曹僖公也歸于曹蓋為戎

曰歸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公羊曰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

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

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胡氏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

葵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亦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

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  
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  
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曹邑出奔宋當有玉帛  
之使來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  
告故書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護國也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  
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故  
梁曰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胡氏曰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  
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  
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  
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乎

臧是也

襄二十一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左傳陳慶虎慶寅二慶畏公子黃之偪恐黃偪奪  
其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公子同謀同欲楚人以為討楚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書曰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自左傳陳侯哀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慶虎及寅於楚楚人納公子黃  
公羊襄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二十三年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穀梁襄二  
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顯書弟明其親也  
親而奔之惡也親而奔逐之二十三年胡氏曰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  
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  
義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  
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宣十一年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君弒後能託禁以求報君讐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于晉定亡君之嗣

靈公成喪賦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姬鄭穆公女

陳大夫洩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遂殺洩冶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御叔妻

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子似女對曰亦似君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

故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楚子伐陳遂入陳

殺夏徵舒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曰此皆大夫也其

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

人之上下二人與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

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

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

人用之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

奈何猶微舒之官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廢幾

乎○襄二十四年陳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出奔楚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二十三年陳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昭八年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不

陳侯之弟招左傳陳哀公元妃婦夫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

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繼憂志自殺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

偃師偃師公子留奔鄭○哀十一年陳轅頗出奔鄭書名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內

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鐘鼎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咥進稻醴稻

為醴梁糗梁米為乾飯服脯加薑桂馬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公羊曰陳哀頗出奔鄭○哀十四年陳宗豎出

奔楚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莒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襄三十

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莒展與出奔吳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

來奔齊納郊公襄三十一年左傳莒郚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為又

廢之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去疾奔

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昭元年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

齊羣公子怒展與故召秩立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違例書入展與奔吳吳外孫於是

莒務婁裔胡及公子城明三子展與黨以大厲與常儀靡莒二邑奔齊君子曰莒展與

不立不終立為君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周頌曰無競也維人杜註言惟得人則國家疆林註言

莫彊於莒善矣十四年秋八月莒著邱公也去疾卒邱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邱

公之弟庚與莒共蒲餘侯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莒羣公子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殺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隲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二十三年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鐸劍必試諸人必以人試

劍觀其利銳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及長丈

而無利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於羊牧之亦莒大夫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

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昭元年胡氏曰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展與乃莒子而去疾

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

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

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莒展與出奔吳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

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

國則曷為以國氏程子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新魯

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二十三年莒

子庚與來奔庚與危死道左而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

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

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杜註防亭茲亭林註牟婁防茲莒三邑來奔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重地也故書以名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

累次公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

以大及小也昔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地

之罪重故不錄其人胡氏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

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

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

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

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粟公邑是也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大子華為政左傳哀七年秋伐邾公伐邾茅成了邾大夫請

告於吳不許成子以茅叛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以邾子益邾隱公也來獻于堯社其

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也之以棘使諸大夫奉

大子華邾大子桓公也以為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齊齊哀八年穀梁曰益之

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桓六年胡氏曰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

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觀春秋名與不

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襄二十一年邾庶其邾

夫以漆閭邱二邑來奔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左傳邾庶其以漆閭邱來

奔季武子以公姑姊計公年不得有未嫁之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皆有賞賜於庶其之從者於

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也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文禮焉何以止吾謂國中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邱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謂庶其禮焉以君之

姑姊禮貌而嫁以君之姑及姊與其大邑與之邑其次庶其之從者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

如從者衣裳劍帶亦以衣裳之微賤劍帶賜之是賞盜也賞而去之賞其大盜去其小盜其或難焉或者其難去焉統也

聞之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

乃其所也若上之人賞盜而喜其所為則下之人亦為盜以肆其所為亦其所宜然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

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公羊曰邾婁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

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人臣無專來奔

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邱不言及小大敵也胡氏曰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

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

以利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邱一邑而不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

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

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隣國乎書

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襄二十三年夏邾界我來奔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

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公羊曰邾婁我來奔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以近書也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

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正以地接於魯故先○昭二

治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

十七年邾快來奔快邾命卿也故書公羊曰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以近書也說與真我同義○昭三十一年冬黑肱邾大夫以濫東海昌慮縣不

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圍戚不曰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黑肱非命

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有所謂而不如

其已止也言雖有以地叛竊邑叛雖賤非命必書地某地以名其人以著其終為不義

終身為不名不如無名弗可戒已傳之萬世或求名而不得春秋不或欲蓋而名章春秋稱懲不

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

不畏強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過求食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此二物也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

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也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而有名章徹謂得難之士將奔走

猶赴趨也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志記事之善者也

世居出奔夫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

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邾婁顏公之弟也讓國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國未有口繫於人者若通濫是

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邾婁而巳其口仍繫邾婁言之天下未有濫也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於邾婁也天下未有濫

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絕濫於邾婁也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

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猶因邾婁也而通之也因就大夫竊邑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

穀梁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別封黑肱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

來奔內不言叛也

哀十四年小邾射射小邾大夫以句繹地名來奔春秋止于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左傳小邾射以句繹

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

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何辱于子而不與邾射要言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言魯若有征伐之事于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其伐之之故死其城下可也雖使我戰死于小邾之城下其亦可也彼不

臣謂邾射竊地叛君不臣于小邾而濟成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六年春正月寔實來如曹周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傳桓五年冬淳于州國所都公如曹國度其國危遂不復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六年春自

曹來朝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公羊曰寔

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不錄何等人之辭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

化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是來見其義也

穀梁曰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畫是相過去朝遠我

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桓五年胡氏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

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蕙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

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胡氏曰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

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

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

春秋左傳卷八 出居 出奔 去 以至 居在 如歸 復入 納 昏

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暴戾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  
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  
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  
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  
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  
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莊四年紀侯大去不反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奔紀侯不能下齊屈事齊

以與紀季紀侯弟盡以國與紀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齊難也避齊之難故大去其國而不反也公羊

曰大去者何滅也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

侯賢而齊侯襄公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曰大去者若進止在已非齊所

得胡氏曰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

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

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取歟曰有國家  
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  
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  
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  
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莊十年譚國子奔莒不言出奔國左傳齊侯之出也桓公為公子出奔莒之時過譚譚不禮焉及

其入也以九年入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

能及遠所以亡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胡氏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

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

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齊侯責其失事大

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



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桓六年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

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公羊曰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

也之君也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穀梁曰赤蓋郭公也郭公赤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

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宜言赤復云郭公者若曰赤者郭公也是諸侯失國之例

僖五年弦國子奔黃左傳楚聞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國柏國方睦於

齊皆弦外親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脩故亡穀梁曰弦國也其不日微國

也僖十二年胡氏曰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

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

僖十年溫子奔衛溫王畿地左傳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叛王在莊十九年即狄又不能於

狄即狄之後又與狄人不相能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十二年春齊高偃高偃孫齊大夫帥師納

北燕伯于陽即唐燕別邑不三年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欵罪輕於

衛行重子蔡朱故舉中示例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晉侯平許之十二月齊侯

公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不得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十二年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昭三年穀梁曰北燕伯欵

奔晉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內不受也三

年胡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

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

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

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晉靈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殺冢卿而信其左，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昭三十年徐子章禹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左傳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昭王大封土田而定其徒。定其徒之

使居養。即所封之邑。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子之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為吳邊疆之害。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山徐水。近已知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刑

示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近臣從之，遂奔楚。莊十年胡氏曰吳

滅徐。徐子章禹奔楚，何以獨名？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記

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書法如此。

